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6年2月26日 星期四

心无饰

偶去友人花房，见一方巴掌大小石块，搁置石阶花盆边。此石色泽深褐，表层漾满皴裂纹，少许棱角更显突兀。随手拾起，温润如玉，遂把玩掌心，不舍放下。友人笑道：此石丑陋，却是琥珀原石，可做雕刻用，只是无人意会，久而丢弃，若中意，送给你，也算物尽其用。

带石归家，琢磨良久，因无巧妙构思，无从下手。友人嬉笑：适逢龙年，何不雕龙？闻言豁然开悟，这石块长短适当，正好可以雕枚琥珀盘龙扣。只是久未动刀，不知圆雕技法可还记得，心下惴惴不安。

择一空日，见蓝天如幕，草木温馨，乃列画笔、刻刀、牙机、磨机于案几，复沐手端坐，画笔执于掌中，画数道线条勾勒出棱角，刀劈斧斫下，原石真容显露。却见温润细腻，色泽淡黄，几条线状浅白纹理贯穿其间，昂首摆尾，宛若游龙。千年琥珀万年蜜蜡，这蜜蜡来得意外，来得惊喜，庄子言：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

按捺住迫不及待之心，依天然纹理描出线条，继续施刀，须臾，一枚圆形面包圈已蜷于手心。

打磨数日，愈圆润，愈丰盈。此圈在我心头盘桓良久，却不知盘龙如何下笔。想那好龙的叶公，信手拈来，于布帛于墙壁于万物，龙皆可跃然其上，栩栩如生，龙若在心中，何愁落笔？

翌日，友人与我闲聊，问：琥珀龙可曾面世？面包圈早已成型，厚圆萌动，憨态可掬。友人哑然失笑：扣已成，龙何在？我思索万千，心如蚁噬，却刻不下一刀，怕一刀毁损石材，又怕落得个四不像！友人笑叹：畏首畏尾，怎可成功？舍得舍得，须知有舍才有得。

释然，搬出《山海经》，细数中国龙，掩卷而思，良久，了然于心。

画笔翻飞，底稿完结，心中之龙跃然面包圈上。刻刀牙机腾挪辗转五指间，刻刀薄如纸片，沿厚抽圈口谨慎切入，针似钻头，勾连线条，深入浅出。历月余，不问云水，不染烟霞，心心念念的龙扣，终于雕琢而成。大喜，赏玩数日，寻一红色锦袋装入其中。

去见友人。
友人唇角上扬，迤迤然

打开袋口。见深深浅浅的鹅黄紧裹几缕奶白纹理，凹凸起伏的线条如溪涧穿越山岭间。一长须苍龙，昂首摆尾，鳞爪飞扬，大有穿云破雾之势。友人目瞪口呆，不能相信眼前之物的前身，竟是一块惨遭遗弃的顽石。见友人紧张兮兮攥在手心，我不禁莞尔，莫不是怕这苍龙驾雾而去？

遂告友人，这龙扣历经千刀，虽有形，却失蜜蜡本真，倒颇有卖弄之嫌。再说了，它来自你的花房，今日回赠，也算物归其主。

想起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，少时名闻朝野，能将一支玉簪上的水仙，雕刻得如发丝纤细。然而身怀绝技，他却选择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赠给好友。世间的技巧，焉有穷尽？大道至简，方得始终。祈愿友人心中无饰，身亦无事，一生平安顺遂。

旧年音

晨起习字，习毕，厚厚一沓宣纸，叠进书架。余光瞥见一深褐檀木匣，寂然蒙尘于故纸堆中。撤去浮尘，开匣，见半截青玉镯卧于匣底——却是旧年摘花坠地所折，断口嶙峋，泠泠幽光如冰河解冻，似有鲛人泪凝其中。彼时拾起两弯残月，竟不知该葬花还是葬玉。

忆旧岁，镯如满月笼腕间；看今日，冷霜沁骨暗伤神。取断玉，置西窗，朝夕相对，日思夜梦，困于这两月冷月不得出。《周礼》曰：“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，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……以玄璜礼北方。”岂知天地方圆本无定式？是日，持断镯映光细审，观断裂处，似有所悟。

复持断镯，寻巧匠，欲化镯为璜，皆笑异想天开，婉拒之。

又观《周礼》，惊悟：璜者，礼天地之器也，半璧为璜，自可通天接地，若取残缺之妙，断镯亦能雕作穹庐！

置残镯于窗前案几，胸有成竹，对月摹画，线稿一气呵成。

是夜，蔷薇半开，暗香浮动，残月悬西窗。案角，鎏金香炉，檀烟轻吐，手执银刀刻线稿。麂皮裹残镯，银刀声脆，未几，雪刃崩残如星坠。刀锋滞涩三昼夜，食不香、寐不眠，思量破解之法。那日向晚，落雨随风，舞于窗棂，水渍如远山之影，颇有良渚玉工“随形就势”之法。顿悟，遂架一滴滴漏，滴水刃上，镯屑青



月光城 随笔

雕虫三帖

徐华敏

灰，遇水化作远山雾霭。见璜形初现，大气不敢出，稍不慎即前功尽毁。

室外春雨泠泠，室内碎玉翻飞。禅音里运刀如抚琴，深浅轻重皆循玉脉，不数日，残镯终成玉璜之形，心头一阵窃喜。磨璜，愈加考究雕刻人性，勿急、勿躁，如履薄冰，似临大敌。待薄片透映，流转虹光，玉璜方小成。

最是薄片断口，怎生雕琢？辗转反侧，徘徊中庭，信手翻书，忽忆战国曾侯乙墓，出土素面玉璜，光素远胜繁纹，方知绝顶技艺，便是顺天应人、巧借天工。遂依青玉本色，雕作卷草纹。次日，观断裂处，如有藤蔓舒展，一时信心倍增。取玉璜，置案几，以浅浮雕之技，阴线琢龙纹于轮廓，刻饰细微，纹饰浮凸，渐显苍龙驾云之态。

由是玉璜大成。

玉璜穿孔，弃用俗世镶金银扣法，因感念“制芡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语，特选五色丝绦，捻入金蕾丝，添玉珠数颗，编而为绳，佩于项。

翌日茶会，佩璜而至，有识者惊叹：“好个玉璜，更胜完镯！”闻言，一座皆惊。

日暮归家，指尖轻抚璜身，凉意自远古而来，旧时祭祀，贵族刻意摔碎玉璧之身影，纷至沓来。或许先人早已参透，真正的圆满，须先历经决绝的破碎。

暮色中，持璜把玩良久，忽闻旧年玉镯触地清音，却是岁月裂帛的声响。

金石吟

数年前过西泠印社，蓦然心动，想我习书数载，临秦汉碑帖，却不曾刻石治印。皆说治印如习书，笔未至而意先达，陡生凌云志，我岂不能治印耶？

后于昌硕故居老街，寻石料，搜得青田石数枚。往后数年，每遇可治印石料，凡力所能及者，尽收囊中，经年积一竹筐，闲置书房。

暮春，雨落檐角，访旧巷习书老师。适逢老师临书，案头半卷宣纸，一方青田石印。印身莹润若冻梨，印面朱文如沟壑，方寸间，笔墨金石两相宜。

及归，取竹筐，拾一青田石在手。青灰石面，冰裂如闪电，窗棂竹影其间。若有所悟，拟治印。

晨起，临摹邓石如篆隶“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”句，方觉拓本残损处，与石裂纹暗相合。裂纹伸展，如篆书笔势，心有所动，裁笺，浓墨篆书“如意”二字。纸墨相发，笔尖游走如春蚕食叶。

翌日，携石料、印稿，寻刻印老师傅，观其字，摇头道：“金石之趣在方寸间见乾坤，这般纤巧，怕要刻出绣花枕头。”说罢，取吴昌硕《西泠印社记》，见其篆书线条，如刻刀凿石，行草跋文，又似急就章之洒脱。又指“破荷亭”印：“看这‘破荷’二字，横平竖直如屋漏痕，才是印中三昧。你这石料，裂纹可似屋漏痕？”临别，赠书稿，嘱我回家研磨。

灯下细观残边断画，耳畔似有金石崩裂声，始悟“宁拙毋巧”之语，研墨重书，改作缪篆。

小暑前夜，骤雨初歇，月光漫过案台，初执刻刀，入手冰凉，仿若半月在手。以钝刀试刻石面，刀锋入石，石屑纷飞，沙沙作响，似毛笔皴擦宣纸声。未几，石料崩豁如冰裂，遂学“印外求印”之说，刻豁口为断笔。如此往复月余，竹筐见底，废石满案，终有小成。

窗外，雨打芭蕉声声急，取章试印，朱砂沁石隙，似墨入宣纸，方悟“书从印入，印从书出”之内涵。复见老师傅，赞曰：“此印七分带邓石如笔意，三分竟似天成！”心下窃喜，小得圆满。

入夏，再访旧巷，见一路边摊，杂石叠放，中有五彩牛角冻石数枚，隐隐泛象牙光泽，极其罕见。近观朱砂沾染，若晚霞溅雪。顿觉案头青田无颜色，咬牙购得。摊主嘱曰：“此石乃海底火山之凝髓，刻石当以水润之。”

果然，该石性脆，稍有不慎，即便崩缺。刻闲章“行云流水”之“流”字弧钩，连崩七次。沮丧至极，再访刻印老师傅。

老师傅字字珠玑：“刻刀入石三分，书法须入骨七分，需有急就章之意，铁笔银钩方有温度。”汗颜，似有所悟，握刀仍踌躇。老师傅夺过刻刀，以废石冲刀示范，石花飞溅若雷霆。

归家，视石良久，始悟《印典》“印不过三”之真义：初时刻石，再刻画，末了刻心。遂改单刀为碎刀，三百击方成一画。晨昏交替，蘸露磨石，废刀半筐，手茧叠生。月出东山，刀影闪落，石在掌心轻颤，墨魂封印，似要破石而出。指尖抚过印文，凹凸有致，如抚碑文拓本。

直奔院中，月下铃印，朱砂泛幽光，露水湿衣袖而不觉，凝视印蜕，痴痴笑笑。临帖数载，终将筋骨血脉，铸进方寸顽石。

始信治印之道，是将一生悲欣摩挲把玩，终刻于方寸间。